

國家的 幻影

我對政治的 反回想

那麼我也會更貪戀地執著於權力，
——我和兒子互相沒有顯耀，
這樣的感受。結合我和他的是，
美國總統當中，被列入假有成就之一的雷根，
只有我一個人，但我並不認為這是很榮譽的事，只認為在世間上，大部分的人與人的邂逅大概就是如此。

但是當了政治家之後，不能再拒絕別人的拜託。■左撇子的政治家——我自己因為是左撇子，不擅長寫毛筆字，在作家的時代，即使被拜託也絕對不為他人揮毫；
是一種酸葡萄心態；如果我具備中川或田中角榮以上的籌措金錢的能力，
而於獲得權力後，我想會為這個國家做出更好的貢獻吧。■酸葡萄心態——說來也
禁不止淚流滿面。對於親密的友人之死，我不曾有過
美國總統當中的，被列入了的雷根，——在戰後的
雷根，就當了他的贊助人的日本人，那時烈
心內心情雷根——在戰後的

石原慎太郎 著
劉崇稜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港台書

● 政經論

D731.30/
20/01

國家的幻影

石原慎太郎 著
劉崇稜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政經論」

國家的幻影

——我對政治的返回想

作者◆石原慎太郎

譯者◆劉崇稜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責任編輯◆李俊男

美術設計◆吳郁婷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KOKKA NARU GENEI by ISHIHARA Shintaro

Copyright © 1999 ISHIHARA Shintaro

Original published in Japan by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Chinese (in complex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FUTURE VIEW TECHNOLOGY LTD.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06 年 8 月

定價：新台幣 680 元



ISBN 957-05-2082-5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次

從越南到政治	0	0	1
對選舉的處女體驗	0	1	9
與弟弟裕次郎的全國遊說	0	4	1
姑息性的牛步國會	0	6	1
在沖繩（琉球）看到的核子武器	0	7	8
政治帶來的人際關係	0	9	6
王爺候選人的登場	1	1	7
在參議院議長選舉的迷你政變	1	3	3
三島由紀夫給我的公開狀（信）	1	5	4
與金權角榮的對決	1	7	4
青嵐會血盟的論理與行動	1	9	4
田中金權政治之崩潰	2	1	1

東京都知事選舉的噩夢·····	2
在環境廳·····	2
水俣病，被棄而不顧的報告書·····	2
霍金斯教授的預言·····	2
被鄧小平玩弄於股掌的日本外交·····	2
新自由俱樂部的偽善·····	3
一無所獲的黨內四十日抗爭·····	3
牽涉中川一郎之死的總裁選舉·····	3
馬可仕的陷阱·····	3
中川一郎為什麼而死·····	3
有預警的暗殺艾奎諾·····	3
擊落大韓航空客機事件的真相·····	4
新領袖們的眞面目·····	4
在運輸省·····	4
與亡國外務省的鬥爭·····	4
一無所取的總裁選舉·····	4

「敢說No的日本」	4
波斯灣戰爭的本質	9
自我崩潰的政治——滑稽的小選舉區制	0
回頭來看吧！可愛的東西	5
解說	4
中西輝政	2
	6
	8

從越南到政治

決定人的命運的是什麼，雖然不可知，但回想起來，每一個人都有幾次左右其人生的分歧點。有時它是愛上的對方，有時是選擇的朋友，或獲得職業的場所，有時是上司或同事。

讓我選擇費了我自己人生之中四分之一世紀的相當長時間參加的「政治」，遇到的開端也是意外的。雖然我是被旁人邀請，經過考慮之後承諾的，但是會對我帶來什麼結果，我並沒有加以想像。

* * *

那一年，昭和四十一（一九六六）年的年底，當時在日本收取最高的稿費，是流行作家的我，為了要賺取蓋新房子的錢，工作過量而有些疲勞。十二月，因為印刷廠要提早歇業，因此比其他月份連載文章的校對也較早，對於與其他職業不同的作家來說，年底是感覺受拘束發窘的季節。

雖然如此，也曾經想在今年的年底帶家眷到那個地方的溫泉去舒舒服服的休息一下，卻突然被讀賣新聞社委託赴越南採訪。不過不是去採訪越戰，而是去看看越共方面提議的在這一年第一次實施的限於聖誕節期間的停戰狀況。

任何人都看得出已呈現陷入泥淖的那個戰爭，竟然由異教徒的越共方面提出為了叫作基督的別人的神，暫時停止互相廝殺的提案，即使在現代的戰爭的講究性來說，也不免使人起疑。不過無論如何，很可能是世界開始以來的嘗試（？）吧。

人類的歷史，大概可以說是戰爭的歷史，然而當時反對那個越戰，只揭舉對和平的感傷而大鬧的日本的「越南和平聯盟」所象徵的稱為進步的文化人，他們所做的從結果看來，只不過是切除尾巴的蜻蜓般絲毫不負責的行動，我實在看不下去。雖然如此，對於那位里德（Carroll Reid）的《第二個男人》，眺望廢墟的維也納，在臨走時說

的話：

「看吧！即使如此，人們仍然活著在蠢動。和平、和平、和平嗎，那又怎麼樣。布爾什維家雖然帶來輝煌的文藝復興，但是瑞士的和平產生的只有咕咕叫的咕咕鐘而已。」

我也不打算表示同感。

即使如此，在那個越戰假借基督之名的暫時停戰，到底是為什麼，會帶來什麼，互相履行短暫期間的協定後，互相會得到過去所沒有的什麼理解，完全無法預料。

是雙方都疲憊了嗎，或者一方看破對方的疲憊抓住機會的呢。就是暫時也好，對於停戰這個人道上誰都難以拒絕的案子，居然拿出基督這個神的名字，無論如何來看，我只能認為是一種欺瞞。

美國方面被對方這麼一說，體面上將難以拒絕，外行人也都可以看出履行停戰後，無論看得到或看不到的，得到便宜的一定是越共。

我則對於實際履行停戰後，在停戰期限終止的翌日就可能再開始的戰鬥的狀況，以及不得不再開始戰鬥的軍人們的心境感到興趣。

無論是以慶祝叫作基督的神的誕生為名目，僅僅在四十八小時內停止互相殺來殺去，讓人看作是在戰爭中的人性的復活；反正是在虛偽的上面再加上虛偽的欺瞞與冒瀆而已。我雖然不記得感情性的日本的所謂進步的文化人說了些什麼，聖誕節停戰被倍增延長到翌年的新春停戰，其結果是在這一空窗期，首都西貢在無防備下，被越共從四周任意潛入，侵蝕首都的內部。

對於在日本展開反對越戰的一夥人來說，是在《紐約時報》刊登一張全版的巨額支出的反戰廣告，相當於這個費用的收入，在日本得到的就是越戰帶來的景氣；雖然我不知道他們對這一點有多少愧疚之心，但不久越戰便以日內瓦協定等過程，無論如何裝飾仍以明顯的美國的敗北，在解放的美名之下被歡呼併吞的南越人民，在受到非人性的思想意識形態支配之下，產業和文化都荒廢了。

然後又在不久之後拯救包括南北越的越南人民的是，由於美國寧可讓自己國家的經濟疲敝，也頑強地與蘇聯進行軍備擴充競賽而勝利，因此帶來的冷戰構造的崩潰，讓越南人從被思想意識形態的咒語束縛獲得解放。

觀察上述的狀況可知，所謂人類的歷史，包括製造它的潮流的戰爭在內，不得不讓人認為經常浪費無謂的迂遠路線。

同樣的感慨，其實對於以這一場越南戰爭為契機開始的我本身的對於政治的承諾，在此也不能不加以回顧一下。

總而言之，那個時候答應了前往越南，對我來說就是事端的開始。

因為是別人的戰爭，所以有了安逸的興趣，而且又因為工作過度而疲憊，正想到某個地方的溫泉去休養的時候，提起越南是南方的國家，雖然是十二月氣候還是很溫暖，於是以採訪取材順便在附近的海邊游泳和休養的打算前往的。

然而不管如何，戰爭就是戰爭。以作家的半瓶醋的興趣無法去做的事，在當地一件一件的出現在我的面對，讓我思考。那是只坐在書房就能以想像力完成的情況位相不同，臨界質量也是大大不同的。

委託我去採訪的讀賣新聞社，因為當時我在讀賣的雜誌連載小說之中，所以採訪的對象只限於聖誕節的停戰實況，既沒有必要到危險的最前線，去也有困難，因此事先聲明不必為了方便而請該報派在當地的特派員來協助。雖然將採訪範圍限定於停戰，但是為了描寫美軍與越共停戰狀況的對比，最低限度還是不能不在停戰的前一天，到砲火交叉的前線去看一看狀況。

該報當地特派員對於本國總社這樣的訓令，笑著說是不知現場狀況的人的過分顧慮。他說：

「就是關在這家飯店房間裡也是一樣的。就在這家飯店隔三家的對面酒吧，四天前剛被擲進一顆炸彈呢。」
聖誕前夜的前一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我們搭乘美軍的運輸用直升機飛往西貢西北三十公里的第二

十五軍基地庫吉，然後再飛到適當的野戰陣地。

雖然只是三十公里的郊外，但隔湄公河的對岸已經有敵人出沒，而且向市區內發射迫擊砲的現況下，這個三十公里的距離，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就是現在，為了運送只有四個人的戰地記者，這一架直升機還有兩位重機槍射擊手同乘呢。

我們平安的到達庫吉，卻看到從這一基地內不斷的有二百釐米巨砲，不知向何處猛轟。我們從這裡再飛到東北十二公里的姜班郊外的野戰砲陣地，再去訪問在更東北的阿拉摩叻戰鬥地區的營部。

在庫吉短暫停留期間，有一位往同一地方擔任運輸工作的士官，看到我們沒有攜帶任何武器，罵我們打算要怎麼樣，竟然連手槍都不帶，簡直如神經病；這句話一直給我很深的印象。的確其他國家的記者們手上都帶著來福槍或手槍，只有日本的記者，是否受到日本國和平憲法的看不到的拘束呢，誰都沒有攜帶任何的武器。

我把這一件事，在暫時停戰之後好奇的再度未帶任何武器，隨同去採訪雨夜的埋伏作戰的時候，捲在無袖斗篷裡擔心越共不知什麼時候會從什麼地方來偷襲的恐怖感之下，回想了好幾次。

正如那一位美軍士官所說，不顧死活拚命偷襲過來的越共，他們怎麼會知道在他們的敵人的美軍裡面的日本人的中立身分。

但是回想一下，對於他們來說，好像出來遊玩般輕鬆的我們的態度，不僅對於他人的戰爭來看熱鬧似的來採訪的日本記者，對全體日本人甚至對日本這個國家，如果被認為有些脫離常軌，也無從辯駁的。

別人的戰爭，其實在實質上也與我們自己有關的實際感受，雖不至於完全如此，一部分有識之士認為起碼也應該有一點認識，但是一直未見改變而日本這個國家到現在為止很倥傯的平安的度過來的樣子，其實日本已付出很高的代價，但是現在到底有幾個人注意到呢。

以六架編隊到達的直升機部隊，我們與扶著受傷者回來的斥候小隊交替搭乘這一支直升機隊，從庫吉飛往姜班

的途中，我們遇到了比向著眼睛看不到的遠遠的敵人，不管是否擊中敵人，只管盲目砲轟的戰況更直接的狀況。那是起飛只有五分鐘之後，在左前方看到白煙，直升機編隊在空中停止的瞬間受到地面的槍擊，直升機為了反擊在空中旋轉，以很大的傾斜角度衝向槍擊點。就在這時候，從傾斜的直升機地板上，我疏忽放著的照相器的鏡頭護蓋滑落，一下子便掉到機外消失了。雖然是一點點損失，但這瞬間我萌生出我現在是置身於與原來所住的世界，情勢明確不同的另一世界的實際感受。

降下高度的直升機隊，一方面盤旋於森林一角的上空，一方面對著地面射擊重機槍，從機上看到重機槍的槍彈曳著白色尾巴消失到森林之中，反過來又好像看到是敵人從森林射擊我們的槍彈打到直升機來的樣子。

實際上我們搭乘的直升機，不知在什麼時候被擊中，機上的一個很大的鋁製箱子被打了一個洞，從箱子裡面流出液體。看到小小的凹進去的彈痕和槍彈從鋁製箱子的蓋子貫穿出去的較大的傷痕，讓我領悟了現在自己所置身的環境。機上的美軍告訴我們，被擊中的鋁製箱子裡面裝的是要運送給前線士兵的下午的點心——水果酒，也讓我感覺到好像接觸到此一戰爭的本質的某些部分。

不久看到了在姜班街上的中學校的足球場上架設的野戰砲陣地，而在降落之前又看到了都想不到的光景。在圍著鐵絲網的陣地鄰接的小學校操場，有女老師帶領的小學生在玩籃球。在直升機的噪音再加上從鄰近響來的槍聲，但鄰接的校園則有乍看之下的和平快樂的校園風景。

直升機掠過小學生的頭上降落，但小孩子們沒有一個仰頭看一下。與其說是奇妙，簡直不合常理，再仔細的瞧一瞧，可以說是灼熱的戰爭中的冰冷的風景吧。後來在到處看到的種種光景，終於了解這才是那個戰爭（越戰）的意義或且是本來的面目。一言以蔽之，那是南越的大部分民眾對那個戰爭不表關心之故。這個理由，從歷史上說來可能有種種深遠的理由，但無論如何在我訪問的時候，那個國家的大眾，無論上下知識分子或農民，都為了生活甚至在精神上已疲憊不堪，已經對於在自己所住的地方進行中的戰爭不再有加關心的心情，好像認為只有這樣

才能把自己維持到明天的方法了。

再往郊外的另一陣地，因為戰況非常危險不能去，但姜班的野戰砲陣地當天夜裡便受到襲擊。然後翌日的聖誕節停戰生效，我們隨同自陣地返回西貢的護航隊回到首都。

對方信守協定，我們的歸途總算安全的回來，但兩天後美軍他們還會再回去姜班的野戰砲陣地去。軍官們沒有人認為這一停戰有什麼意義，據說軍方首腦也曾經反對過。

聖誕節停戰，和此後的陽曆元月的新春停戰，都是越共方面提議的。在戰術上或對外宣傳上有利的都是越共他們。而美國在和平的大題目之下不得不接受，於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累積，自然不能不敗下陣來。這樣的賭命的徒勞，往後我在到處都親眼目睹。

在奎南遇到參戰的某韓國部隊，聽說他們在半個月前平定的內陸部落又被越共侵入而再往討伐，我就跟著部隊一起去。但到了當地，看不到敵人的影子，所以沒有發生戰鬥，但不知何故到處看不到一個村民的影子。過了一夜的第二天下午，不知道原先躲到那兒去的小孩出現兩個，告訴韓軍的通譯說村民全部都被殺了。

小孩帶韓國軍人到池塘邊指一塊濕地，韓國軍人一開挖，竟挖出被殺的七十三具村民的屍體。韓軍算一算屍體確認數目後把屍體再掩埋回去，然後在上面立一根樁子作為標記後，帶著這兩個孩子回到村子裡來。這兩個孩子以後怎麼樣沒有人知道。他們也許在成長之後，對於曾經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事，不知道會不會和他們的父母親一樣漠不關心呢，我有時會無意間這樣想起。

對被殺的雙親或家族來說，除了對戰爭漠不關心以外，他們沒有可以保身的方法；然而與他們無關的，對於與政府持續作戰的人，這種殺戮是不應被原諒的。

只不過以看熱鬧的心情赴越南的我，體驗到的最大收穫，是將國家比擬為人格加以思考的習慣。結果是把我引著在日本走向了政治。

對方是一個小國，而且如同臨死的病人，因此連外行人都可以不用想像，很明白的預知它將來的悲劇，是與在最近期間內留下很多的思念即將死去的病人那樣的命運。

這個命運的症狀，已變成在各種工作崗位上的個別的人們心裡的荒廢，和它所帶來的慘痛的分裂，然後受到它的反作用的很多人，呈現出對自己所屬的國家社會之命運的漠不關心了。

那個時期，在那個國家，無論是任何人，對自己國家不久的將來，即使一點點也好，抱著什麼希望的預兆的人到底有沒有。即使醫術不高明的醫師，只要一按那個人的脈搏，一定也會搖頭。因為病人本身拋棄了自己，已病人膏肓之故。

附帶提一下，把上述情況最敏感地領悟的一個局外人，是好幾次來到當地，伶俐地詳加觀察的人，我想是已故的名作家開高健先生。

當自己在喧鬧希望發生的事態，一旦發生在那個國家的時候，不難想到在那裡會發生什麼狀況，只顧在日本做廟會拜拜般的喧嚷時，只有他（開高氏）即早退出，可能就是他以清醒的眼光注視事情的良知和責任之故。換言之，他目不轉睛地注視歷史的緩慢長久的波濤洶湧的變遷，有勇氣和誠意注意它所帶來的狀況。

在某一次文學獎的評審會場合，我見到了開高說：

「我了解你把那《闇》的三部曲（譯者按：指開高以追究越南戰爭的本質為題材的三部小說）半途而廢的理由。去越南實地觀察之後，你很難過吧！」開高只笑了一笑，沒有回答我。

以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那個戰爭，在叫作戰爭的極限狀況中才能呈現出來的人類的種種價值，乍看之下雖然是矛盾的，其實他已領悟那是相對性的。

無法單純的以惡或善來斷定人類事物的本質，已藉戰爭這一場合，來嘲笑把不徹底的知性掛在鼻子上的人們的觀念。在這裡，天真的日本人所喜好的，或難以從它的束縛逃脫的，有關於善或惡、白或黑的價值之粗雜的二元論，是行不通的。

在《紐約時報》刊登一面全版的反戰廣告，美國人對其論點沒什麼反應，倒是對日本人能花大錢登廣告的慷慨富裕側目，這是很諷刺的。也證明了日本經濟因「越南景氣」，亦即他人的戰爭帶來自己的和平與繁榮，只不過是一個利益效用的現實而已。

這是我憑自己所想到的闊論；其實那個時期，自稱或被稱為日本進步性的某種知識分子的無視於自己的感性，對無益的觀念竟做出非常愚蠢的奴隸般的恭順，一定是對戰敗後實質支配日本的美國的鬱屈心理，以及隱藏在它背後的下意識帶來的。然後它與存在於誹謗他們的我們的內部觀念，並沒有很大的差異。

把完全不符合人類攝理的共產主義國家的經濟形態，褒揚為比我們的更為人性化；獨裁者晚年的老衰與瘋狂，為了保身意圖自己的絕對化而高唱文化大革命等退縮的嘗試，竟也將之狂喜稱讚；憧憬著與其說是中世的，更古代性的異形的北韓獨裁者，妄想下一代年輕人的希望只在那樣的體制才有等等；他們的愚蠢是對日本強制以叫作民主主義的絕對方針統制過的美國，在下意識的屈從與意識上的反彈，而對當時對立的另一個意識形態所統治的社會主義體制產生了無謂的幻覺之故吧。

被稱為進步的文化人或戰後民主主義者的這一類日本的知識分子，其實他們對於戰後統治日本的美國，對日本人實施的那種下意識的構造改革，或許可以說他們也有頗多感受。因此，雖然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注意到，他們的那種想法也可以說是非常有民族主義性的。

日本人的思考本來顯著的缺乏相對性，由於戰後美國的貫徹到我們的下意識的統治和規範，把他們全部造就成為無為的，他力本願的虛弱的國家的人格和體質了。這才是今天的日本這一國家的無意志、無為的狀態，對之國民漸漸感到焦急，而世界在物理上及時間上越來越狹小，任何政治異味立刻化成國際化的這個時代，我們在思考自己的未來的時候，這已經成為不能不加以考慮的要件。

以上的現象，在我本身成為政治家，累積了經驗才認識才體會的思考政治法術，及對國家思考的法術當中不可或缺的要因，正如病情越深越重，醫師為了迅速治癒患者的病，不能不複合性的思考治療方法，我也自認已經可以

對於國家把握它是複雜地統合的有機體。而且其一切的思考原點就是在越南。

話雖如此，生平第一次，而且以第三者的立場去觀察的越南戰爭，實際上讓我看到了種種事物，也聽到、感受到種種的事物。那是和我少年時期體驗到的太平洋戰爭那種總體戰不同，如美國當事者們所說的鬼鬼祟祟的，在那兒進行戰鬥都難以捉摸，而一發覺到時已經在所居住的街上進行戰鬥。像這樣的戰爭向著最後的關鍵性高潮時，所有的戰爭和音好像是經常輕輕的單調地演奏的令人發毛生畏的音樂。對我們這種局外人來說，除非實際上目睹有人在旁邊被殺，否則很難捕捉戰爭的印象。事實上常常在一瞬間有人被殺。

自阿拉莫亞鈉回到西貢的某人提議趁現在到北部的古都順化去看一看。很可能順化將在不久後被越共攻陷。有歷史價值的街景，在戰鬥中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現在是好機會，聽說順化又以美女聞名，於是我和I及T三人向美軍申請，搭乘軍機前往。

無論在那一個機場，運輸機為了避免在跑道附近受到狙擊，都從相當高的高空，以近似俯衝的角度降落，不關閉引擎，把帶來的人員像拋出般讓其下機後，馬上又匆匆升空而去。經常都要目送剛剛下機的飛機又升空而去，耳朵裡在機上的聲音尚未完全消失呢。

在有兩千公尺跑道的順化郊外機場下飛機的，只有我們三個日本人。進入大約一百坪程度的小型機場大廳，竟一個人影都沒有。到順化市區有近二十公里路程，沒有車子是去不了的。以為是有名的古都機場，一定會有人可以請求幫忙，這就是局外人的想法，我們終於慢慢的領悟這裡也正在戰爭的旋渦之中。

沒有辦法，只好認命。準備今晚在這一機場大廳過夜的時候，很幸運的有一部吉普車開來。向開車的越南人拜託，他看一下手錶說，本來他要到前面部落的友人家過夜，大概在太陽下山前還來得及，答應載我們到順化市區。然而在車子開到離順化城廓大約五公里的郊外時，在夕陽下明顯的看到開車的越南司機臉上出現非常緊張的樣子。

「我們被監視，他們不知躲在那裡監視我們。」司機對詢問的I君，像呻吟般的回答。

「你們是日本人所以我答應載你們，如果是白人我不會答應，一定會被殺掉。」

「會被槍擊是嗎？」司機猛搖頭，指著前方說：

「是地雷，到處都有。」

據在凱貝見到的指導農園的日本青年說，在鄰近的街道上，他的車子將美國兵開的古普車超車後，馬上在後面的地雷爆炸，古普車的美國兵都死了。

「這一帶都有（越共恐怖分子）。我們把日本的旗子畫在車子上面。所以讓我們的車子先過去後，不知道從那裡按鈕，使地雷爆炸的。」就在快到順化市區的前面，我想起了那位日本青年告訴我的這一番話。在太陽下山前我們終於進入市區，但在這之前的五公里路上的緊張，真讓我們捏了一把冷汗。

回程從順化到峴港的陸路行車，向美軍軍官討教可否，美軍軍官說那是瘋狂的行動，但當地的出租汽車司機說是簡單的。於是我們租了車從市區出發。在路上遇到美軍特殊部隊的士兵要求搭便車到前面的美軍基地。我們毫不考慮的答應了，卻在不知不覺之間，司機關了引擎帶著鑰匙下車到路邊去抽香煙，叫他也不回來。司機說，讓美國軍人搭便車是約定外，而且有百分之一百的危險。我們向美國軍人道歉，不方便搭便車；然後從前來順化時自機場到市區路程中的經驗，我好像漸漸了解這一場越南戰爭的性格了。

越共是為了解放自己的民族和國家，美軍則不知為誰及為何而戰，只為了完成國家賦與的任務而在作戰。但是成為此一戰場的住在此一土地的國民，幾乎都不關心他們的戰鬥。與其說是關心，只能看作與他們不相關。好像對於此一戰爭會對自己帶來什麼樣的結果，都厭倦去想一想的樣子。另一方面，在首都的西貢則從事政治活動的某種國民，包括政治家、軍人、知識分子、學生及僧侶等等，各自分別高舉不知道是不是他們的道理或理念，互相排謗，他們的行動正不著邊際的分裂進行。

「這個國家的悲劇在它的分裂。」曾經是某政黨的黨魁、現在在大學教法律的教授說。分割為南北的這個國家，軍事上也分為政府軍和解放戰線，而在無法收拾之下，被大眾輕蔑厭倦的政治，也在高層領導人之間加深裂

痕，在這樣的政情之下宗教也分裂，與基督教反目的佛教也再加分裂，與佛教一體展開的學生們的學運也和佛教決裂，而學生運動又分裂為好幾個派別。

越南的精力就這樣失去任何生產力，看來只有不著邊際的分裂而已。由於他們是相對的具有優秀歷史的民族，因此它的實際狀態只能說是悲劇而已。

我和這些個別的人士試著談話，結果發現他們都是非常理智的人。至少他們都具有察知企圖浸透的共產主義的方法論是違反人性的智慧和感性。因此我更感受到他們的悲劇性。然而已自覺自己國家的悲劇性的人們，連慨然興嘆都已厭倦，包括自己在內，對於自己國家的事體只做無益的冷嘲熱諷，又厭倦了冷嘲熱諷後，只有裝作徹底的不關心了。這使呼籲團結的任何媒體都予以坐視不顧，在此狀況下怎能產生任何新的歷史，當然是不可能了。

曾經他們和在文化及軍事上對立的中國執拗果敢的戰鬥，以培養同一性，創造獨立的優秀歷史，但席捲全世界的意識形態的對立，將這一雖然小但豐富而優秀的國家撕裂為七零八落了。現在越共他們認真想要殺掉的人，不是曾經是中國那樣的外來者，而是替代過去的中國、與美國合作的自己同胞。而且這一個優秀的國民，每個人都從內心感受到它的空虛。這是任何難婆的愛管閒事的外國人都難以理解，也無法給予治癒的事態。

譬如愛惜潛在於這個國家的豐饒的日本名作家開高健，在種種作品中所描寫的，具有優秀的感性和想像不到的知識，對人生的洞察也很優越的人們，我也遇到了不少。他們幾乎都比自認高舉觀念來喧鬧就是進步性的日本的大部分知識分子，更具有深切的魅力。但是他們對於最重要的關於自己的國家與民族的未來，已經超越慨然興嘆而強裝不予關心，不免使我受到衝擊，而且確信這個國家必然在不久的將來，在與北越的戰爭中敗北而被共產化，民主越南必定滅亡。

叫作共產主義，現在會讓人懷念的古老名稱的方法論，已支配這個國家。在無機性的畫一掩蓋了他們，國家與民族就在迎接實質上的死亡的時候，我好像是對臨終的病人會同到場的醫師那樣的心情前來觀察他們。